

兒童之友

魏冰心編

抗戰故事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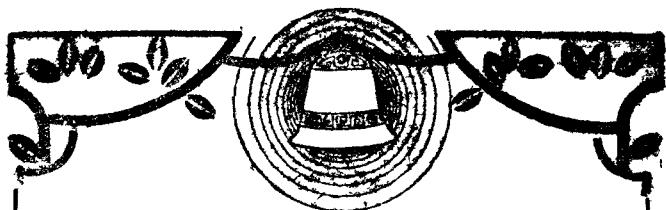
761

859
13

重慶市圖書館編查處圖書第一三七八號審查證



國紙本
0.3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

抗戰故事

全一册 實售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魏冰心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320)

八百孤軍

飛將

老英雄

目次

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

蔡因炎血戰羅店鎮

姚子青死守寶山城

八百孤軍力抗強敵

飛將軍壯烈殉國

老英雄慷慨成仁

猛將軍盤腸大戰

勇戰士裸體殺敵

高振東橫渡長江

馬德勝單刀殺敵

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	正五
蔡因炎血戰羅店鎮	正五
姚子青死守寶山城	正五
八百孤軍力抗強敵	正五
飛將軍壯烈殉國	正五
老英雄慷慨成仁	正五
猛將軍盤腸大戰	正五
勇戰士裸體殺敵	正五
高振東橫渡長江	正五
馬德勝單刀殺敵	正五



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

苗可秀字四聖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午後

蕭。人們的心頭，被苦悶的空氣壓迫，顯示着一個不幸的日子來臨。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將軍，就在這時候被暴敵安東軍引往鳳凰城公園，參觀給他槍殺的偽建國六勇士——賀門、藤井、友田、西、白井、劉、碑。公園的四周，密布着敵偽軍警，戒備非常森嚴。苗將軍神色自若地凝視碑文，約三十分鐘。到了午後四時，被押解到刑場，苗將軍就從容就義。東北的老百姓聽了這一個不幸的消息，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

當一九一八暴敵不戰而奪得我國的東北四省以後，發揮他的獸性，屠殺我壯丁，姦淫我婦女，焚燬我房屋，劫掠我財物，窮兇極惡，無所不為。東北三千多萬同胞，身處水深火熱的境地，身受刀鋸鼎鑊的痛苦，過着悲慘的奴隸生活。可是不願做順民的人，沒有不咬牙切齒地怨恨暴敵，盼望我軍收復了失地，回到祖國的懷抱裏。

苗將軍是遼寧本溪縣人，曾在瀋陽東北大學畢業。在校時，埋頭苦讀，喜歡結交研究學問的朋友。在一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早上，就離開本鄉，開始做救亡工作。他和同志趙

個、趙偉等幾個人，號召學校的師生，城市的商民，鄉村的農工，以及一切不忘祖國，不願做奴隸的人，組織義勇軍，立誓要驅逐倭寇，保衛鄉土。他們在艱苦的環境，短促的期間中，訓練成幾支鐵的隊伍，分發到關外去工作。苗將軍領着一批隊伍，投奔到岫岩義勇軍總司令鄧鐵梅部下，擔任軍部的總參議。從此以後，他竭盡智勇，展開了英勇的戰鬥。

苗將軍領着鐵血軍，在城市，在鄉村，在山林，東出西沒地跟暴敵打過幾十次仗，每次都把敵軍打敗，弄得暴敵到處心驚肉跳，手忙腳亂，晝夜不得安寧，不但無法安撫，而且反被殲滅了許多「皇軍」。暴敵駐屯在連山關軍隊的謀士，曾經對人說：「三角地帶五千義勇軍不足慮，苗部三百別動隊實在可怕」。這可見苗將軍的威力，暴敵的苦悶。因此，暴敵對於這支隊伍，十分注意，千方百計地想法引誘投降，除去心腹上的大患。可是反被苗將軍誘殺了許多寇酋和漢奸。因此，暴敵對於鄧、苗二將軍，痛恨到了極點。寇酋立誓：「不消滅鄧鐵梅、苗可秀，誓不還東京」！

暴敵要報仇，要消滅義勇軍，就抽調精銳隊伍，大舉進攻。經過了許多次的激戰，鄧總司令終於壯烈犧牲，苗將軍就接充了總司令的職務。

苗將軍帶着三千戰士，在長白山、鴨綠江一帶，跟敵軍苦戰。鮮血染紅了白雪，忠骨堆成了山邱，雖然損失很大，殺敵的勇氣，卻有增無減。他們渴的時候嚼雪，餓的時候吞麩，不管是春夏秋冬，不論是白天晚上，對於殺敵的工作從來沒有間斷，也沒有疏忽。這

樣整整地過了三年半。

一個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那是二十四年的夏天，敵軍調遣大量部隊，配備着新式武器，僑滿也開到三千援兵，來圍攻義勇軍。每一個義勇軍的戰士，都把血肉當做子彈，跟敵僞血戰了三天四夜。在戰況最猛烈的時候，苗將軍被敵軍打傷了臀部，因為流血過多，不能行動。趙侗、趙偉見了，很是傷心，想把他擡出野戰。他卻揮着手，激昂慷慨地說：「你們趕快集合隊伍，跟敵人拚個死活，替東北的老百姓復仇；我的生死，沒有關係，你們不必來照顧我！」趙侗、趙偉聽了這樣的話，只得含着淚，硬着心腸，衝出了陣砲火，去整理隊伍。苗將軍掙扎着站起來，走了幾步又暈倒了。幸虧有幾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把他擡到偏僻的鄉村，住在一個農家養傷。後來竟被敵軍探得消息，挨戶搜查，終於在五月二十五日早上捕抓去了。

敵軍捉到了苗將軍，歡喜到了不得。把他監禁在安東司令部，對他特別優待，不但沒有用刑，而且也不審問，只是想法使他軟化，勸他投降，使他領導的隊伍，歸順「皇軍」。可是在一個月內，敵軍用了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一次一次都失敗了。忠勇的苗將軍，意志竟比鋼鐵還堅強，對於敵軍，始終是這麼幾句話：「你們不要做夢，我是永遠不會投降敵人的！老實告訴你：一天不消滅你們，我們的抗戰便一天不會停止；我活着一天，就要反對你們一天！」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那個看守黃將軍的老翻譯前山，突然悄悄地開門進來，走到他的身旁，俯在他的耳邊，很沈痛地說：「他們見你倔強，不肯投降，決定在明天要下毒手了。你的偉大的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你的艱苦的境遇，我更是非常同情的；只是我沒有方法可以救你，我所能為你出力的，只有幫助你遞寄遺書，你快準備罷！」

黃將軍對於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既然不肯投降，敵軍遲早要殺害他，也早在意料之中。只是驅逐倭寇收回失地的目的未達，死難瞑目。而對於這個看守他的前山的一片好意，深深地感謝。於是，他把寫好的兩封遺書，交給了這個老實的日本人。

一封是寫給他的老師王卓然先生的，中間有這几句话：

「恩師：生於五月十三日在岫岩與日軍作戰，當被中傷臀部，在養傷期中，於二十一日又被敵軍偵騎所得。作此書係臥床代枕，力疾爲之者：一燭熒然，窗外蟲聲唧唧，似愆余之有志不遂者。然而生固以爲余之事業，於此已告成矣！」

「日軍守護士兵，求余書以爲紀念，余書『正氣千秋』四字以之。……」。日本老翻譯前山，人甚和善，求余作書，余書『正氣千秋』四字以之。……」。一封是寫給的同志張希堯、張雅軒的，中間有這幾句話：

「我因傷被捕，現在已屆死期。這樣的結果早在意料之中，正所謂『不成功即成仁』。我現在對於祖國是盡了最後的責任了，盼望你們踏着我的血跡，繼續奮鬥，

蕭吳靈
將日寇消滅，爲國家民族復仇！

「你們的思想要正確，意志要堅強，不要忘了我們要做新中國的主人，要做恢復舊山河的聖手。抗戰不可因爲失敗而灰心，不可因爲危險而退縮；要知道犧牲是兌換希望的一種東西，我們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犧牲。不過我們的希望，務必爲民族國家打算才行！」

「我死後，盼望你們替我做一座衣冠塚在北平的香山，豎一塊石碑，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我的事略。墓旁栽四五棵梨樹，修一座小亭。你們要商量抗日建國的大計時，千萬到我的墓前來開會。要記好，來時大呼『老苗』三聲，我雖不能答應，但山林裏的鳥語松濤，會代表我回答你們的。……」。

第二天下午，這位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將軍，就壯烈殉國了。臨刑的前一分鐘，押解的敵軍還附着他的耳朵說：「你如果肯投降，立刻就放你」。苗將軍沒有理睬，只是大聲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

苗將軍的父親早已去世，生有一個孩子，取名抗生，希望他繼續未竟的事業，收復故舊的河山！

蔡丙炎血戰羅店鎮

蔡丙炎血戰羅店鎮

羅店這個小鎮，自八一三展開全面抗戰局勢以後，在淞滬戰略上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這兒犧牲了無數愛國志士，民族英雄，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抵抗殘暴倭寇，爭取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蔡將軍丙炎，就是爲保守羅店而壯烈犧牲的一位。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敵軍第十一師團多田駿部三千人左右，從川沙口登陸，占據羅店北面的陸家宅、沈家宅之線，企圖襲取羅店這一個重要據點。蔡丙炎旅長奉命率領五千健兒，星夜趕往抵禦。他周密地迅捷地督率部下構築了陣地，然後在陣地前方的二個險要地方，埋伏着一排士兵，鎮靜地防禦着。

時間是在午前二時，天色昏暗，人聲寂靜，象徵着中華民族所處的境遇。偶然有斷續而稀疏的槍聲，從遠處傳來，我們的健兒並不理會，沈着地各守住崗位，暫作休息，準備拂曉時的廝殺。

不一會，陣地前面突然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和沈重的手榴彈聲；幾分鐘後，就沈寂地沒有一點兒聲息。

十分鐘後，那個派去埋伏的排長來報告。他說，敵兵兩排，偷偷地企圖襲我陣地。他約束部下不得妄動，直等到敵我相距五十公尺，計算在有效射程的距離間，才把二十多顆手榴彈一齊擲過去，接着是猛烈的幾排槍，隨後就擊起步槍，挺着刺刀，一陣衝鋒，兩排敵兵殲滅了，少尉成田三也擊斃了，還搜獲得敵方兵力部署一紙和軍事地圖一幅。

軍智勇兼備的蔡將軍，看了一下手表，時間是半夜的三時三十分。他把那勝利品檢閱了一會，就派勤務轉送到師部。接着，他就堅決地下令準備總攻擊。

寥闊的天空，雖然仍是一團漆黑，可是遙遠的東方已經透露出一線淡白色的曙光，小星兒也不像半夜裏那麼的密，那麼的閃爍着明亮的眼睛。

前鋒部隊個個非常興奮，涼快的曉風，一陣一陣地撲面吹來，加強了殺敵的精神。他們屏息靜氣地向目的地急速進展。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前鋒李團很順利地占領了敵軍的前哨陣地。時間剛是黎明前的四時三十分。

占領了敵軍的前哨陣地，才確實知道大隊敵軍盤踞在陸家宅；蔡將軍忙命李團乘勝推進，搗毀敵軍的巢穴。英勇的健兒們，一奉命令，個個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經過了一陣猛烈的射擊，一陣猛烈的衝殺，三千敵兵，已經死傷了大半。

敵軍快要全部潰敗的時候，增援的部隊趕來了，於是重整陣容，開始反攻，優越的砲火，連續地猛烈射擊，剎那間，槍聲、砲聲、飛機擲彈聲、雙方肉搏吶喊聲，驚天動地，喧嚷成一片。

正在戰鬥極度緊張的當兒，蔡將軍接二連三地得到惡耗：張營長陣亡了，李團長負傷了，魏營長掛彩了，部下士兵的傷亡也很慘重；而敵方卻在源源地增援。顯然是敵衆我寡，敵強我弱的形勢。可是沈毅的蔡將軍一點不慌張，他一面命李團增援左翼，一面指定

了李團的代理指揮，又把旅部推進了百多公尺，便利自己去直接督戰。於是他堅決地下了「一道命令」：

「本旅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前進者生，後退者死，其各凜遵！」

時間已到午後零時二十分，夏末秋初的陽光，熱烈地射在為民族奮鬥的健兒們的身上，燃起了他們心頭的怒火，鼓起了他們全身勇氣，齊向陸家宅的敵軍陣地衝殺。敵兵因有第二次的增援部隊到來，更加頑強抵抗；敵機也來助戰，飛蝗似的投下了炸彈。我們的忠勇的健兒們一排倒了，一排跟着衝前去，戰鬥是到了萬分緊張的階段。

蔡將軍決心要保守羅店這一據點，就帶領特務排和朱團第二營的士兵，向敵陣突擊。全旅官兵，益發感奮，隨着長官拚命衝殺。一陣混戰，殲滅了許多敵兵。可是我們的蔡將軍，不幸被一顆子彈貫穿了胸膛。這位忠勇的將軍，還是站着，揚着手，高呼「前進……前進……」。等到左右護兵和看護來替他綁紮傷口的時候，他才倒下去。可是「前進」的呼聲，還從他最後微弱的呼吸中，斷續，喊出來，直到他雙目闔閉為止。

姚子青死守寶山城

八一三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暴敵在淞滬吃了一次大敗仗，急忙調集海、陸、空軍，集中在長江口和黃浦江一帶，大舉進攻。

姚子青營長率領五百個健兒，奉命防守長江和黃浦江會合處的寶山。這是一個海濱的重鎮，卻無堅固的防禦工事。一座小小的古老城垣，孤立在白茫茫的海邊。周圍是一片青青的草野，前面對着長江，後面接連楊行，右面可以望見一二里外的吳淞口，左面是獅子林和瀏河口；前後左右，敵軍都可進攻。保衛這個無險可守的古老縣城，委實艱難的任務。

英勇的姚營長，盡了最大的努力，保衛這一個據點。自八月十三日起，江中的敵艦，日夜用大砲猛轟；幾次用小船，滿載着敵兵，企圖強渡，都被我軍用機關槍掃射，敵兵死的死，傷的傷，沈溺的沈溺，終於不能竄上岸來。在吳淞口登陸的敵兵，幾次三番猛撲過來，我軍守候在郊外，迎頭攔殺，敵兵殲滅了許多，只得退回去。二十天以來，敵兵幾次進攻，死傷了很多士兵，消耗了很多軍火，而我們的寶山城依然無恙。

敵軍慘敗以後，又羞又怒，自然更加緊了進攻的野心。九月五日上午，敵艦三十艘，集中在吳淞口，艦上的全部排砲，向着寶山城密集地猛轟；同時，坦克專保衛着大隊步兵兇猛地衝鋒。姚營長一面指揮砲兵開砲還擊；一面抽調一部分隊伍，開出城去，埋伏在半路上截殺敵兵。當敵軍的坦克車浩浩蕩蕩地駛近來時，我們的健兒個個奮勇衝出去，生龍活虎似的搏擊。敵軍猝不及防，倉皇應戰，一時間衝殺聲、槍砲聲、炸彈聲，震天動地。相持了一點多鐘，屍積如山，血流成渠，敵軍終於不能支持而敗退了。敵軍又增加了援

兵，二次進犯，又被我軍打退了。這樣三次、四次……的血戰，連續了一晝夜。敵軍的砲火雖然猛烈，竟不能攻破古老的寶山城。

六日上午，敵軍再在吳淞口調集二十多輛坦克車，掩護步兵攻城；仗着密集的砲火，轟開了一條血路，二千多個敵兵，潮水似的向着寶山城衝鋒。我軍一面開砲還擊，一面衝出反攻。敵軍屢進屢退，變成拉鋸式的爭奪戰。相持了半天，敵軍死傷很重，才全部退回吳淞。

二點鐘以後，得到緊急情報：敵軍又增加大批生力軍，分幾路來犯。姚將軍一營弟兄，苦戰了幾日幾夜，只剩四百多人，單薄的兵力，那裏能夠抵禦幾路來圍攻的大隊敵軍；而且彈丸似的寶山城，並無銅牆鐵壁的堡壘，事實上很難堅守。因此，他想請團部增援，不料，有線電已被敵軍破壞了，無線電發出的危急報告，也沒有回音。於是整個縣城成了大海中的孤島，前有敵，後無援軍，陷在極度危險的狀態中。

城外的工事，已被砲火完全毀壞了，四百個弟兄棄了城外的陣地，死守着殘敗的城垣。「轟隆」的一聲砲響，一大段城牆倒塌下來，二百多個弟兄都轟成了一片血糊。

「趕快從西門退出去罷！營長！」營部的書記向營長姚子青說。

「不，我奉命死守寶山，寶山便是我的墳墓。寶山存，我們也存；寶山亡，我們也亡。況且我們還有殺敵的力量，我們還有殺敵的子彈，我們還要死守寶山！」姚營長堅決地

回答。八百報士於十月二十六日由...

大隊敵軍，急速地推進，從城牆缺口紛紛衝進城來；守在城牆缺口邊兩弟兄，馬上搖動機關槍，劇烈地掃射，一批一批敵兵的屍首，立刻把缺口填滿了。後方的隊伍，慌忙地向城外潰退。

「轟隆」又是一響砲響，另外一段城牆又倒塌了。在飛機大砲的掩護下，又衝進了一大隊敵兵。

「衝鋒」！姚將軍大聲地叫喊。伏在防禦物後面的一百多個弟兄，都跳出來，擎着槍桿，奮勇地向敵衝去。

全城的市街，都變成了戰場，只聽得槍砲聲、轟炸聲、喊殺聲、慘哭聲，滿眼是牆斷壁倒的屋子，橫七豎八的屍體。城裏的漢奸，乘機放火，街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化成一片火海。老百姓滿街狂奔，捨天呼地的號啕着。姚將軍眼望着這種悲慘的景象，也不覺掉下淚來。但他更加強了報仇殺敵的勇氣，指揮着英勇的部下，跟敵兵肉搏。一陣猛烈的衝刺，敵兵又向外潰退了。

接着，三十隻敵艦連續地開着重砲，一架架敵機更番的猛烈轟炸，彈丸像雨一般地落下來。同時，大隊敵兵又衝進城來，在街巷中再度展開肉搏戰。連一營團丁。

一營團丁退出去罷，我們只剩幾幾個弟兄，其部下又勸營長不必死守孤城。

「不，寶山是我們的墳墓！」姚將軍決心和陣地共存亡。

「槍聲像鞭砲一般地爆炸，姚將軍的胸口中了一彈，身旁的衛兵，也一齊倒下了。他一手按着傷口，一手高高地舉起來喊着：『弟兄們！殺上前去！』」

八百孤軍力抗強敵

英勇的我軍，在淞滬一帶，跟暴敵死拼了三個月，殲滅了整萬的「皇軍」，倭寇受了絕大的教訓，打破了「速戰速決」的迷夢。到了十月下旬，形勢轉變：大場失守，浦東淪陷，整個大上海已給暴敵層層包圍了。我軍爲了消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決定轉移陣地，退出淞滬。八十八師謝晉元團附和楊瑞符營長奉命率領八百壯士，扼守要隘，攔擊敵兵，掩護我軍向內撤退。

那時候，閘北一帶，處處大火，烈焰飛騰，烟霧彌漫；所有防禦工事，已經給暴敵完全摧毀，滿眼是斷垣殘壁，瓦礫灰堆。八百壯士，在艱苦的環境中；英勇地擔負起這偉大而嚴重的使命，使大隊我軍安全撤退。

在靠近公共租界的北面，有一座鋼骨水泥的建築物，巍巍地屹立在蘇州河邊。這就是「四行倉庫」。這倉庫是一座七層樓，三面是堅固的牆壁，靠南一面開着窗口，可以望見對河的公共租界。八百壯士在十月二十六日的半夜裏，開進了這個天然的堡壘——四行倉

庫，立即在四周構築了防禦工事，並用砂包堵塞住窗口，架着機關槍；同時又儲藏了軍火，準備着糧食、飲料、柴草。忙了半夜，才部署停當，只等敵兵來送死。

二十七日正午，敵軍開始搜索前進：先用大砲轟射，接着就一面放火，一面推進。到了下午，大隊敵軍漸漸地逼近了，我們的壯士就機關槍猛烈地掃射，迫擊砲猛烈地轟打。經過了五小時的激戰，消滅了七八十個「皇軍」。從此，敵軍膽落魂消，不敢明目張膽地進攻了。

五十號就在對蘇州河邊，垃圾橋附近的英國兵，眼見八百孤軍，身處絕境，不由得激起了同情，很誠懇地勸告謝蘭陞解除了弟兄們的武裝，放棄據點，退入租界的安全地帶。謝蘭陞堅決地謝絕了，他說：「軍人的唯一職責，是保衛國土；未奉命令，決不放棄陣地。我們都抱爲國犧牲的決心，就是只剩一顆子彈，也要跟敵人拚；我們情願把最後的一滴血，灑在這塊陣地上！諸位的盛意，固然十分感激；可是不能接受。」

吳淞敵軍固然無法可以攻破四行倉庫；可是我們的八百壯士，被敵軍四面包圍，也無法和外界通信與取得接濟。幸虧有一個四十一號的女童子軍楊惠敏，願意冒着絕大的危險擔任交通工作，才解決了這層困難。她左腳縛着話筒，右腳縛着電線，在槍林彈雨中泅水來往，運送物品，傳遞書信。二十八日下午，這位勇敢的女童子軍，向上海市商會徵求了一面大國旗，又來到四行倉庫。壯士們看見了，非常高興，立刻把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

的旗，高高地升在四行倉庫七層樓的房頂上，獵獵的飄，飄，飄，壓倒了周圍的大陽旗。弟兄們爲了這面旗的落，受了這女童子軍的鼓勵，更強了死守的決心。聚聚每輪天都寫了遺囑，傳遞出去，下了死戰的決心。敵軍在四圍圍攻，各團長善戰，有敵林帶雨中，敵軍來。果從此以後，八百壯士更決心跟敵死拼，更決心死守開北的最後一個據點。於是連續展開了一幕幕的英勇戰鬥。敵軍在四圍圍攻，敵軍在四圍圍攻，敵軍在四圍圍攻。

第一次是在黑夜裏，十多個敵兵，帶着斧頭，偷偷地跑到門口，想撬開了大門衝進去。扼守窗口的壯士瞧見了，使勁把手榴彈投下去，打倒了四五个敵兵，其餘的敵兵嚇得倉皇地逃竄。敵軍嚇了，叫：「軍人前部一細查，長官盡圖士：未來，合，我不姓劉。」

第二次也是在黑夜裏，十多個敵兵，帶着火油，沿着牆壁爬過來，想用火攻。我們的勇士發覺了，裝作沒有知道，等到靠近窗口，才拋下追擊砲，把十多個敵兵都消滅了。

第三次是在黎明時候，敵軍在河邊打着旗語，抽調一批部隊猛衝過來。一個壯士看見了，忙把手榴彈縛在腰裏，突然從六層樓的窗口跳下去，「轟」的一聲，這忠貞的壯士跟衝過來的三十多個敵兵同歸於盡。

第四次也是在黎明時候，敵軍施聲狡計，把破包逐漸移動，步兵兵也逐漸進逼。漸漸地逼近四行倉庫。我們的壯士早已窺破敵軍的狡計，等他們到了有效射程距離內，才發機槍槍，拋手榴彈。敵軍駭駭技窮，只得改換戰術，包抄西北角，出前線路，向我交通線行的屋

頂上，架起小鋼砲，四行倉庫被擊穿了四個洞口；弟兄們很快地就把機關槍架在洞口，對着敵兵掃射，接連射倒了四五十個敵兵。等到後面的大隊敵兵衝過來時，守候在三層樓上的壯士，就連續用手榴彈、迫擊砲，又消滅了許多敵兵。

這樣，敵軍一次一次地進攻，一次一次地失敗。我們的壯士卻悠然自得，有時在窗口招着手，敵兵一見就沒命地逃；有時故意用木桿挑着鋼盔，在窗口搖動，敵兵一見，就用機關槍集中掃射。引得隔河駐防的英兵哈哈大笑，原來「皇軍」都是草包。

最後的一個晚上，在大砲隆隆聲中，最高統帥的密令到了。謝團附看了一會，只是發呆。沈默了半晌，才說：「這是最高長官的命令，叫我們今天晚上退出四行倉庫」。

「報告團附營長！我們情願死守，我們要求光榮的死！一個弟兄激昂地說。

「是的！我們是奉命死守，我們也是奉命撤退！……軍人應該遵守命令！」

團附營長和弟兄們一齊痛哭。於是在敵軍的砲火中，八百壯士衝破了火網，退出了連守四日四夜的四行倉庫。

飛將軍壯烈殉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飛將軍閻海文壯烈殉國。

八一三東戰場的戰幕揭開以後，我國的神勇空軍，便負起保衛祖國領空的任務，翱翔

在汪洋的海面，嶙峋的山巔，廣闊的田野，發揮威力，轟炸敵艦，殲滅敵兵，截擊敵機；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八月十七日早上，閻海文將軍奉命飛往淞滬，偵察敵情。他駕着一架霍克驅逐機，從揚州機場起飛，輕鬆地向着目的地急進。

吳淞口邊，黃浦江上，停着許多面目猙獰的敵艦，煙囪裏冒出的縷縷濃煙乘着輕微的晨風，吹散開去，夾雜着火藥氣味。海濱江邊的忠勇戰士，正和敵軍作殊死戰。我們的神鷹，便在這時候，突然出現在淞滬的上空。

「轟隆！轟隆！……」，敵軍高射砲連續地集中射擊，天空組成了強烈的火網，包圍了這架孤獨的霍克驅逐機。牠既不能上騰，也不能下降，前進無路，後退無門，左衝右突，終於跳不出砲彈空炸的範圍，突然尾端冒出一縷青煙，接着機身就搖搖擺擺地失去了平衡，顯然是油箱和發動機都已中了砲彈。在快要變成尾旋的一剎那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跳了出來，一轉瞬間，便變成一朵美麗的天花，渾圓，潔白，徐徐地自上下降。不幸降落的地點，恰在敵軍的陣地。

陣地上的敵兵，看見我國的飛將軍從天而降，一個個跳出了戰壕，向降落的方向奔過去；他們抱着又驚又喜的心情，從四周包圍上去，想捕獲這個寶貴的「俘獲物」。

英武的閻將軍沈靜地站在一個墳山上，獵獵的江風，吹在已經撕破了好幾處的飛行衣

上，飄飄地舞動。他的前後左右，已經包圍着幾百個敵兵。他雖然單獨一個人，雖然已經離開了鐵鳥，可是在這許多矮小的寇軍的面前，卻顯得偉大而凜然不可侵犯。他像一座受羣蠻拱衛的泰山，不可搖撼。

「活捉！別傷害他！」寇酋在後面發着命令。接着用不純熟的中國話，對着閻將軍說：「你趕快解除了武裝，投降皇軍！」

閻將軍眼見面前盡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殘暴獸軍，又聽得了寇酋那幾句侮辱他的話，他的血液沸騰了，眼睛冒着火花，額上暴起了一條條的青筋，臉色由緋紫變成了鐵青，滿腔悲憤，無法遏止。他想掙掙是絕大的恥辱；萬不可貪生怕死，而在祖國的空軍史上染上不可洗雪的污點；不過不殺死幾個眼前的敵人，而白白地犧牲也太不值得。於是從腰間拔出自衛的左輪手槍，「叭！叭！叭！」接連三響，三個寇兵應聲倒下去了。包圍在周圍的敵軍，頓時慌亂了：有的散開去，有的舉起三八式的步槍，有的趕回陣地去拿機關槍，有的臥倒在有隱蔽的後方。

「喂！放下手槍來！否則，打死你！」會說幾句中國話的敵兵呼喊着。

答復的是「叭！叭！」兩響，說話的敵兵又倒下了兩個。其餘的倉皇地臥倒，舉起槍桿，準備射擊。

「要捉活的，不准傷害他！」寇酋恐怕部下開槍，嚴厲地大聲喝住。他並懷着好

意，而是惡毒的心理，想從俘虜的口裏，探得我軍的祕密。

閻將軍的心要裂開來了！望着身邊整着槍桿的獸軍漸漸地逼近到三十公尺的距離了。他擡起頭來，頭上是祖國的純潔的青天；他低下頭去，腳底是祖國蘭芬芳的草地；他懷念着祖國的山河，家鄉的田園，被獸軍踐踏；全國的同胞，自己的骨肉，被獸軍蹂躪。遠遠地傳來一陣槍砲的聲音，那是不願做奴隸的祖國的兒女們，正在跟敵人拚死血戰。他心裏一陣悲憤，一股熱血，直衝上腦門。他想現在該是生命結束的時候了，只是國仇未報，家恨未消，死不瞑目。

於是，他面對着祖國的蒼天，恭恭敬敬地立正，默默地念着：「再會罷！我的祖國！」他就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把那最後的一顆子彈，扳機發射。嘣的一聲，那危崖般的軀體，驀然崩倒下來，一股鮮紅的血流，掛在似笑非笑的頰上。

中華民國飛將軍的壯烈殉國，就是敵國的將士，也深深地感動，埋葬忠骨，表示敬意。敵國的報紙上，也贊歎「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

閻將軍於民國五年誕生在遼寧省的北鎮。這一個縣城，三面環繞着秀麗的山水，一面臨着交通要道的北寧鐵路，雖非世外桃源，卻是可以自耕自食的樂土。童年時代的快樂家庭中，除了父母以外，兩個哥哥，兩個弟弟，還有兩個姊姊，連他自己一家九口，過着優裕的生活。父親在軍界服務，公餘時候，常講古代英雄岳飛、文天祥等的忠心衛國的故

事，而且常領他到軍營中去玩。在他幼稚的心靈上，已深深地印上對於軍人景仰羨慕的印象。他在縣城裏的崇一小學畢業以後，考入省城裏的一個私立中學。不幸在畢業的前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他不願做順民，受敵人的壓迫，就離開了故鄉，去到北平。無親無友，孑然一身，艱苦奮鬥，修畢了中學課業。他爲了保衛祖國的獨立，民族的生存，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毅然決然地投考航校。他從入伍到學業完成，都是在奮發努力中求心得，求進步，因此，得到同學的愛護，官長的信任。畢業以後，加入新成立的二十五隊驅逐第五大隊的一個中隊。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戰事發生後，奉命調防揚州。十七日晨，他單獨駕駛一架霍克驅逐機，升入祖國的天空作戰，不料竟一去不返了。

老英雄慷慨成仁

敵軍占據武漢以後，妄想肅清華北各部游擊隊。二十七年十一月九日黃昏時分，聊城發出空襲警報，敵機三架，從西南飛來，向臨清竄去。敵機的夜間出動，正是所謂掃蕩的開始，進攻游擊區的尖兵活動。

十三日夜裏九點鐘，聊城得到緊急情報：平原敵軍擾恩縣，禹城敵軍窺高唐，德縣敵軍西犯鄭家口，齊河敵軍西侵長清潘家店，平陰敵軍在胡西渡河，犯牛角店，東阿敵軍在香山榆渡，進犯聊城；當夜各路都已開火了。敵軍這樣的大規模進攻游擊區根據地，顯然

是有計畫的行動。

十四日上午九點鐘，東阿敵僞軍千餘人，到達聊城東南五官廟一帶；而且有飛機三架，掩護二十多輛汽車，在聊城十八里李海霧村，強渡運河。白衛團壯丁被敵軍的猛烈砲火壓迫，終於無法抗拒。到十一點鐘，敵軍的騎兵，迂迴到城西南；另一部在東南面進攻，在徒駭河一帶，和我軍發生激戰。

原來東阿聊城間，和平陰聊城間的公路，早經破壞，而且配備着有力的部隊防守。可是敵軍利用漢奸做嚮導，從兩條公路間的捷徑衝過來，到正午時分，已將聊城三面包圍。我們的民族英雄范老將軍，坐鎮城關，指揮一營保安隊及其他游擊隊伍死守。

范老將軍築先，山東省館陶縣人，東北講武學堂畢業，歷任縣長、旅長、師長、參謀長等職。自全面抗戰開始以後，他任山東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率保安隊一營，駐守在黃河北岸的聊城。那時候，德州淪陷，黃河吃緊，抗戰已達嚴重階段。年近六十歲的范老將軍，在魯西平原形勢於我不利的地域，訓練農民，改編潰兵、土匪，收容文化青年，在短時期內，他組織成三十五個游擊支隊，每隊都是抗目的勁旅，可調動作戰的人員，達三萬餘。武器取自倭寇，給養籌於民間。不到一年，作戰一百多次，收復了五十多個縣城。不料，這位民族英雄范老將軍，竟在聊城一戰，而慷慨成仁。

十一月十四日敵軍和我防禦聊城東面的戰士交鋒以後，展開激烈的戰爭。這天上午，

敵軍的汽車衝入東關，我軍用大刀、手榴彈、白刃肉搏。一時間，敵兵的屍體百餘具，橫陳在東關大街。到了下午，敵軍又來幾次猛攻，也全被打回去；而且在魯仲連臺下，中我地雷，殲滅了敵兵七八十人。這天晚上，范老將軍一面嚴密布置城防，一面調集後援部隊，準備作一次內外夾擊的決戰。聊城的四周，雖然已給敵兵包圍，可是電話線沒有完全割斷。深夜十二時，范老將軍打電話給距離聊城四十里的博平，和距離聊城七十里的莘縣兩縣長，叫他們急速調派援兵，並轉電各部隊速開聊城附近，在敵軍尾後包剿。這樣，不但可以殲滅全部敵軍，聊城之圍也指日可解。

在形勢極度緊張的時候，縣長鄭佐衡、軍法處長劉佩之擔任西門城防；祕書主任趙玉波、參議張郁光擔任南門城防；保安隊長陸子衡、政治部主任姚第鴻，擔任北門城防；游擊隊長林雲堂騎着馬，在城裏東奔西馳，布置巷戰。

十五日拂曉，敵機三架，環繞着城牆低飛，偵察我軍的防務；並用機關槍掃射碉堡上的散兵線；同時，大砲密集排射，掩護敵兵爬城。城上的我軍，用大刀、手榴彈死拼。可是北、西、南三面的敵兵，終於在猛烈的砲火中衝上了，城上守衛的將士，盡了最後的努力，全部爲國犧牲。

范老將軍親率部下百餘人，擔任東門的防務。敵軍用大砲轟，用坦克車衝，最後在機關槍密集掃射的掩護下，東城也爬上了敵兵，可是全數被消滅了。范老將軍從東城下來，

才知城中心的光嶽樓已被敵兵占據，東城門也被坦克車攻破，大隊敵兵已經進城了。范老將軍帶了十多個護兵，轉往北城去察看，可是北城也已失守，敵兵蜂擁似的衝進城來；這樣我們的老英雄，就陷入敵軍的包圍中。

范老將軍見大勢已去，吩咐他的護兵自尋生路。護兵們個個痛哭失聲，都願拚命殺出重圍，保護將軍出險。范老將軍卻大呼「中國萬歲！殺敵到底！」隨後，拔出自衛的手槍「砰」的一聲，完成了「不成功即成仁」的志願。他的部下，深受將軍偉大人格的感化與教育，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結果，十多個護兵也壯烈地自殺殉職。

敵軍自十五日晨九時進城，沒有退出的我軍，英勇地在街巷抵抗。直到傍晚，槍聲才沈寂，整個城池也全部陷落。

聊城失守後，我軍的反攻部隊，幾次攻到聊城近郊，並且一度占領南關。直到十一月三十日總反攻，聊城才告克復，才覺得范老將軍的遺體，才證實了老英雄殉國的消息。幾萬武裝的游擊隊和魯西的幾百萬民衆，比遭受「不共戴天」的父母之喪還悲哀！個個摩拳擦掌，悲憤填膺，都願意以自己的生命爲范老將軍復仇！

猛將軍盤腸大戰

「兄弟們！努力殺敵！……殺盡倭寇，死也甘心！……弟兄們！……努力……殺……」

敵！這是狄連長臨死時候激勵他的部下的話。這悲壯的呼聲，現在寫來，還像見其人，聞其語，活躍在紙面上。這不死的精神，永遠留在天地間！這不朽的功績，也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史上！

是的！中華民族的兒女們，和倭寇結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非得拼個你死我活，尤其擔負着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誓必殺盡倭寇，為國家爭生存，為民族爭自由，平等的春天，敵兵進犯汾隰公路，在川口一帶展開了激戰。狄連長奉命據守東溝大路，截擊敵兵。他督率全連弟兄，布置了陣地，準備死守。雖然兵力武器都不及敵軍優越，個個弟兄卻能英勇地拚命衝殺，血戰了一晝夜，殲滅了許多敵兵。可是敵兵源源地增援，軍火源源地接濟，竟用幾倍的兵力，猛烈的砲火，壓迫我軍陣地。我軍艱苦地抵抗了多時，敵兵漸漸地逼近了。狄連長率領部下，跟敵人肉搏，接連十多次，又殲滅了許多敵兵。可是，我軍的少尉排長鄧寬陣亡了，中尉排長李慶年受重傷了，士兵也接二連三地傷亡了。一連士兵，只剩了十多個人，而且右翼已被敵兵包圍，形勢顯然是十分危急了。

當大隊敵兵衝近我軍陣地，兩方混戰的時候，忠勇的狄連長就拿着手榴彈連續地向敵兵猛擲；部下的士氣，也極振奮，勇敢地向羣中的敵兵衝刺。一時間，刀光、火光，槍聲、爆炸聲、喊殺聲、慘叫聲，驚天動地地鬧成了一片。敵兵血肉橫飛，一個個屍首倒在

陣地前面。不幸，一顆榴彈射來，竟中在狄連長的腹部，頓時肚子裂開，腸子一段段地流了出來。忠勇的狄連長想到自己的生命將在頃刻之間結束了，他就盤着彎曲的腸子，灑有鮮紅的熱血，鼓着僅存的勇氣，大聲呼喊：「弟兄們！努力殺敵！……殺盡倭寇，死也甘心！……弟兄們！……努力！……殺……敵！」終於投出了最後的一顆手榴彈，向「皇軍」索償了幾倍的代價，而悲壯地殉國。

這位壯烈犧牲的猛將軍狄連長，名樹桂，號馨齋，故鄉在山西趙城。他信仰三民主義，痛恨軍閥誤國，因此在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投筆從戎，加入奮勇隊，經過望都，攻破滿城，一直打到北平，建立了光榮的功績。後來回到太原，進北方軍官學校，再受訓練。自暴敵在盧溝橋啓釁，展開了全面抗戰的局勢以後，他任某師某旅某團某營某連的連長，在山西參加雁北、大同一帶幾次激戰，消滅了許多倭寇。尤其在死守崞縣東門那一次，功勞最大；全連士兵只剩六七人，東門終於沒有被敵軍突破。不料在川口之役據守東溝大路，竟因寡不敵衆而爲國捐軀。時年三十三歲。

勇戰士裸體殺敵

倭寇在臨沂慘敗以後，老羞成怒，急想報復，就大舉進犯徐州，企圖速戰速決，保全「皇軍」的體面。於是由磯谷統率第十師團，板垣統率第五師團，共計四個旅團，八個聯

隊，都是最精銳的部隊，而且配備着大量的飛機、重砲、坦克車，噴聚在棗莊一帶。二十七年三月下旬，敵軍主力二萬多人，從棗莊沿着台棗支線，浩浩蕩蕩地殺奔台兒莊。

台兒莊是山東南部的一個小鎮，形勢並不險要，沒有高大的城牆，堅固的防禦工事，全憑忠勇將士的血肉，築成徐州外圍的重要屏障。敵軍妄想一鼓作氣占據了這一個據點，南下襲取趙墩，切斷隴海路，進窺徐州；威脅武漢。敵軍的戰略，我軍早已料到，而且也有準備；於是誘敵深入，一舉殲滅了「皇軍」的精銳，粉碎了倭寇打通津浦路的迷夢。

在台兒莊殲滅「皇軍」的精忠衛國的將士，有的力戰不屈，有的負傷不退，有的死守陣地，殉職成仁，造成了可歌可泣，亦悲亦壯的光榮的紀錄。如今單絃防守台兒莊北站的高營長率領部下裸體殺敵的故事。

高高的個子，結實的肌肉，紫醬色的皮膚，四十以上年紀，滿臉絡腮鬍子，一個血盆似的大嘴，銅鈴似的兩隻大眼，中間嵌着一個高峯似的大鼻子；配上一對鐵棒般的臂膊，鋼柱般的腿子，濃濃地生滿着黑毛；志高氣壯，挺胸凸肚，活像三國演義上的張飛模樣。這位猛將，就是防守台兒莊北站，殲滅「皇軍」的高營長。常言道「強將手下無弱兵」，真的，高營長部下的五百個弟兄個個是好傢伙，銅筋鐵骨打成的體格，生龍活虎一般的精神；練得一身好武藝，打槍、舞刀、衝鋒、肉搏樣樣都來得。不用說打仗是拿手好戲；殺日本鬼子更加配合胃口，自然要獻出全副的好本領，不肯放過難逢的機會。

且說這一天的早上八點鐘光景，敵軍蠢動了，稀疏的砲火，零零落落射在我軍陣地的前面；隔了半個鐘頭，漸漸緊張起來；不多時，大砲越開越急，雨點似的彈丸密集地打過來。我軍愛惜軍火，未到有效射程的距離間，不肯浪費子彈。五百個戰士，心在跳動，血在沸騰，恨不得馬上還手，殺一個痛快；只是未奉命令，只得蟄伏在戰壕裏準備着，等候着。這樣又過了多時，大家委實不耐煩了。

「日本鬼子王八蛋！都是亮眼瞎子！你瞧！一顆一顆砲彈都落在空地上，沒有一顆打中我們的陣地！」原來敵軍毫無標的，只是盲目地發射廉價的砲火。一個弟兄李得勝看得心頭氣悶，不由得笑罵起來了。這一罵，消散了緊張沈寂的氣氛，壕溝裏顯得很活躍。

「咱沒見過他媽的這些日本矮傻瓜！」在李得勝右邊的王立功又好笑，又好惱，也接着破口大罵了。

「轟！」冷不防一顆砲彈從對面射過來，落在壕溝外面開了花，飛起一大塊堅硬泥土，打在王立功右邊的張小三頭上；張小三「哎喲」地叫了一聲，跳起幾尺高，那塊泥土卻已掉在王立功的腳邊了。大家一陣歡笑，笑得嘴都合不攏。

敵軍亂開了一陣大砲，看見對方毫無動靜，認為北站空虛，我軍已經撤退，於是大膽地向前推進。當敵軍逼近我軍戰壕時，五百個戰士都緊緊地擎着槍桿，瞄準着衝鋒前進的鬼子猛烈射擊，鬼子擋不住，倒了一排，又衝上一排，這樣，殲滅了好些「皇軍」。可是

頑強的敵軍，卻也不惜犧牲，依舊靠着砲火掩護，漸漸地挺進，漸漸地距離北站很近了。這時候，高營長急得心頭冒火，睜着銅鈴似的大眼睛，恨不得把鬼子一口吞下肚去，出一口氣。他想鬼子衝上來，正好跟他肉搏，殺一個痛快。他趕忙撕去身上穿的命件軍衣，露出紫醬色的結實的肌肉，把子彈袋緊緊地縛在肩膀上，右手握着一把雪亮的大刀，張開血盆似的大嘴，發出洪鐘似的叫喊。

「弟兄們！怕死不怕死？」高營長急促地問着。

「不怕死！」「孫子才怕死！」五百個好弟兄堅決地怒吼着。

「好！」高營長興奮極了。「不怕死的弟兄快把上衣脫光，跟我老高衝上去，跟鬼子拚！」他擎起大刀，老虎一般的咆哮着。

「星」五百個戰士迅速地脫去了上身的軍服，幾個性急的弟兄，來不及解鈕扣，竟不顧衣服，只一撕，就撕去了。於是一個個擎着銳利的大刀，跳出了戰壕。

「殺！」一聲吶喊，五百個赤膊的戰士，潮水一般地衝上前去。這一支「突如其來」的奇兵，把「膽小如鼠」的鬼子怔呆了；他們竟認為從天下降的神將，一時失去了抵抗力。

「弟兄們！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在陣前指揮的高營長命令他的部下拚命。

「噱！噱！噱！……」刀光映着陽光，閃閃地在空間搖幌；「皇軍」的頭顱一個一個脫離了軀幹，滾下地來。霎時間，吶喊聲、爆炸聲、淒厲的哀號聲，交織成一片，戰鬥到

了白熱化。

我們的戰士，使出全身的好本領，衝來盪去，揮動着大刀，砍瓜切菜似的斬殺；鬼子的血，塗紅了戰士的面孔、臂膀、胸膛，……全身增添了無限光榮的色彩。

李得勝殺得性起，覺得下身還穿着袴子，礙手礙腳的殺不痛快，竟猛的一斷，把袴子也撕去了，赤條條地衝到陣前，瘋狂似的砍殺。

那邊王立功殺得急了，猛的一刀砍下去，只聽得「噹」的一聲，雪亮的刀鋒上，冒出一星火花，刀片飛出了一丈多遠，手裏只剩了半截刀柄；原來一刀砍下去，砍在一個鬼子的鋼管上。那個鬼子也很機警，忽的轉過身來，尖銳的槍刺對準着王立功的胸膛，只待要刺。在這一瞬間，冷不防「嚓」的一聲，一把刀子飛過來，砍在鬼子的腰部，接着「哎喲」一聲，鬼子倒在地上，槍桿也拋了出去；王立功眼快手快，趁勢檢起了那把刀子，再在頭頸裏加上一刀，把這鬼子送進了鬼門關。王立功回轉身來，看見斷了一隻腿子的張小三坐在地上對他笑，原來他看見鬼子要下毒手了，忙把手裏的刀子向鬼子的身上擲過去，救了王立功的急。

「弟兄們！衝啊！殺啊！……」高營長雖然已經受傷了，還是拚命地叫喊，拚命地衝殺。

一場惡戰，繼續了幾個鐘頭，結果是「皇軍」慘敗了，死的死，傷的傷，投降的投

降，潰散的潰散，鬼子只怪爹娘生了兩條腿，不得逃回東洋大海去。這一回，自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皇軍」，出了出於意外的教訓，竟垂頭喪氣，失去了威風。

高振東橫渡長江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夜半，馬當要塞守備隊，奉命轉移陣地。

一個要塞守備隊的戰士高振東，在敵軍砲火劇烈射擊的時候，暗暗地躲藏在樹林裏，沒有跟上大隊，一同退走；也沒有被敵軍搜獲。當時敵軍的虛實動靜，他完全看在眼里。他立刻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把所見的敵軍實情，向長官報告，以便反攻。

可是整個要塞已給敵軍占領；周圍也有敵軍布防。一個戰士，好比入籠的鳥，落網的魚，身體已經不能自由活動，怎麼能夠衝出敵軍的包圍圈而跑回自己的隊伍裏去呢？

這位戰士煩悶地躊躇地暗暗地獨自思索着。他想，自己的生命，固然算不了甚麼，生死存亡，早已不放在心上，可是回隊報告所見的敵情，準備反攻，關係委實很是重大。因此，他決心設法繞道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完成所負的使命。

他打定了主意，連夜出動，爬過了一重一重的山頭，一叢一叢的樹林，走了許多路，不料又闖進了敵軍設防的陣地。他遠遠地瞥見一個敵兵，在前面走來走去；他知道這一定是敵營中的哨兵。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爲了消滅敵方的兵力，非先下手幹掉這個「皇軍」

不可。於是，他急急忙忙地奔過去，乘着那個哨兵沒有提防，就在他的背後，奪得了他的槍桿，順手把槍頭上的刺刀，對準哨兵的背心，猛力地只一刺；刺穿了胸膛，鮮血直噴出來，頓時撲倒在地。這條「皇軍」的狗命，就在三剎那間結束了。

高振東翻山越嶺，奔走了半夜，人很疲乏了，肚子也很餓餓了。在晨光熹微中，他迷迷糊糊地，不辨東西南北的方向，只見前面是滔滔不絕，前浪推後浪的大江，後面是綿綿不斷，前接後連的高山，左面右面都有密密層層的敵軍，使他無路可走，他也不能辨認那一條路可以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

守備在長江要塞的隊伍，是由海軍改編的，每一個戰士，都熟習游泳。可是這一段長江的流水太湍激了，要從南岸游到北岸，委實太危險，未免有點「望江興歎」。高振東對着長江，呆呆地想：爲了報告敵軍的消息，難道受了這點兒阻礙就氣餒膽怯，心灰意懶，就拋棄了偉大的使命嗎？終於他堅決地使出全身所有的勇氣，向滾滾的洪流中，一躍而下。他繞過了埋設水雷的區域，穿過了敵軍停泊艦艇的行列，安全地完成了他橫渡長江的壯舉，而回到他自己的隊伍裏。

馬德勝單刀殺敵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馬當要塞四周全被敵軍包圍了。忠勇的守備隊，還用

最後的力量死拼。終因孤軍無援，陣線被敵軍突破。

馬德勝，一個守備隊的戰士，他的隊伍被衝散後，不由自主地向後退走，不覺退到了一座山頭上。他擡頭察看，同隊的戰友，全已失散了；山腳下面密密層層的敵軍包圍着，子彈像成羣的蝗蟲，嘶嘶地飛上山頭，飛過他的頭頂。山頭上沒有樹木可以掩護，也沒有了一條安全的路徑可以跑下山去。他想逃走已經不可能，而且身為軍人也不應該逃走；不如拿起槍桿，幹掉幾個鬼子，就是自己犧牲了，也還值得，總算沒有白白地過了這一生。

他打定了主意，立即擎起槍桿，準備作最後的一拼；不料，子彈已經用完，再也沒有方法可以射殺圍逼近的敵軍。他想，這回是死定了。

死，在他看來很平凡，並不怎樣嚴重；不過被敵人包圍得緊緊地，毫無抵抗的死，那是死不甘心的！

正當這危急萬分的時候，他心頭忽然一亮，原來他想起背上還有一柄大刀。他想，我已經死定的人了，與其坐以待斃，無抵抗而死，不如提起這柄大刀，殺下山去，也許可以斬掉幾個鬼子，替祖國爭一口氣。

他舉起大刀，鼓着全身的勇氣，瘋狂似的大吼一聲，衝下山去。剛衝到山腰，幾個敵軍看見了，馬上擎起槍桿，上好刺刀，向馬德勝直奔過來。馬德勝一看，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提起大刀，叫聲「看刀」！只一劈，當中的那個鬼子早已身首異處，魂歸三

烏了。其餘幾個鬼子嚇得目瞪口呆，竟然不敢抵抗，向四下裏奔逃。馬德勝那裏肯放走，緊緊跟在後面大叫「站住！留下狗命！」幾個鬼子更是嚇得腿顫腳軟，魂不附體，連一步也不鬆走動。馬德勝拿穩着大刀，橫砍豎斬，好像切青菜蘿蔔似的一個一個都切成幾段。馬德勝連眼睛都殺紅了，一路殺下去，十多個敵軍都做了刀下之鬼。

馬德勝跳出橫七豎八的敵軍屍首，認清了方向，臉上露着光榮的微笑，回歸本隊。

砲隊長沈着應戰

黎明時候，一支隊伍才離開火線，停在僻靜的路邊休息。這兒右面是高高低低斷斷續續的土坡，左面是彎彎曲曲滔滔汨汨的小河，一條公路蜿蜒在土坡與小河之間。弟兄們起了一夜路，碰到兩次敵兵，發生激烈的遭遇戰。來到這兒，又飢餓，又口渴，大家就聚在河灘喝水。

「一——坦克車來了！」突然一個弟兄看見敵軍的坦克車從遠處開過來，慌忙地叫喊着。大家一趕快散開！——戰車砲拉到那邊的樹底下，準備射擊！——旅長的神色有些慌張，一面忙叫密集着的弟兄趕快散開；一面叫戰車砲隊長把戰車拉到右面土坡上的大樹底下。他三腳兩步地跑上土坡，瞭望飛速前進的敵軍坦克車。回頭看着身體疲敝的弟兄們，心裏很焦躁，頭上不覺流出了一點汗。

敵軍的坦克車共有十二輛，分成兩隊：前面的一隊七輛，後面的一隊五輛，飛也似的從蜿蜒的公路上開過來。弟兄們都拿着手榴彈等候敵軍的到來。

距離一千二百米光景，前隊的第一輛坦克車就開放小鋼砲，砲彈連續地射過來。

「開砲——！旅長急促的聲音，命令戰車砲隊長。

「報告旅長！等敵軍開近一點！」隊長一面瞄準射程，一面從容地回答，動作顯得很遲鈍。

「已經過來了啊！快開砲！隊長！」一個砲手望着開來的坦克車，急促地叫喊，隊長卻不理睬。

「轟隆！轟隆！……」一陣震耳的聲音，坦克車越開越近了。

「隊長！快開砲！」旅長也很着急了，聲音有些嘶啞。

「報告旅長！等敵軍再開近一點！」隊長依舊很從容地回答。

當敵軍前隊的第一輛坦克車距離我軍只有六七百米的時候，劈劈拍拍地我軍的弟兄們開始射擊。

「你爲甚麼還不開砲？你打甚麼主意？」旅長的聲音很嚴厲，頭上暴起了青筋。隊長卻咬着嘴唇，只是不開砲，也不回答。

一個砲手性急了，想把隊長推開了，他來動手開砲。隊長睜出銅鈴似的大眼睛，非常

惱怒地叫「滾開」！

「可是我命令你開砲，你爲甚麼違抗命令？」旅長也發怒了。隊長依舊一聲不響，好像沒有聽見。

「漢奸！你違抗命令我先槍斃你！」旅長的手槍，對準驕車砲隊長的胸口，隊長兩膝一屈，跪在地上了。

「報告旅長！就是要槍斃我，也求你再等幾分鐘」。隊長的神色變得很嚴肅，聲音也很堅決。

敵軍的坦克車瘋狂似的急速地開過，第一隊已經距離我軍不過三百米了；「軋軋軋」的機關槍聲，連續地響着，槍彈像雨點般的射過來。弟兄們有的向前衝，有的向後退，顯然是擋不住猛烈的掃射，形勢有些不穩。

「轟——」！突然一聲大砲的聲音，敵軍的第一輛坦克車，好像一隻兇猛的野熊，中了子彈，滾翻在地上，再也不能掙扎了。

「轟——」！第二砲的聲音，緊跟着第一砲爆發出來。可是射擊的目標，不是接連着的第二輛，而是第一隊的最後一輛。這第七輛車中了砲彈，一個翻身，也倒下地去，不能動彈了。

於是敵軍第一隊坦克車的首尾兩輛都中了彈，在中間的五輛阻塞在一條狹窄的公路上。

上，無法活動，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礮！礮！礮！……」在這幾分鐘內，沈着的礮車隊長，從容不迫地接連開了五礮，五輛坦克車一齊滾倒在狹窄的公路上。

「哈哈！」弟兄們看見每一顆礮彈，射中一輛車，大家拍着手，歡呼起來。

「軋軋軋！」接着，是我軍的機關槍聲；對準敵軍的騎兵，猛烈掃射。

「殺——」！接着，是我軍的忠勇的弟兄們銜鋒吶喊的聲音。敵軍第二隊坦克車，眼見形勢不利，恐蹈前車的覆轍，不敢接戰，連忙掉轉車頭，飛也似的逃回去。殘餘的騎兵，衝不過我軍的火網，也倉皇地掉轉馬頭，狼狽地逃跑。

「打得好！隊長！」旅長面露着笑容，一手抹着頭上的汗，一手拍着隊長的臂膀，連地稱贊。

「報告旅長！我們的礮彈統共只有八顆了啊！我不得不在最有效射程的距離間才動手啊！」隊長指着一顆剩下的礮彈，面露着勝利的笑容。

這一支隊伍，是孫連仲將軍的部下。

太行山隘七勇士

防守太行山隘的一部我軍，爲了兩翼的陣地突出，攻守不利，決定把主力移到山陽，誘敵深入，以便夾擊。

決定了戰略，在隊伍中挑選七個精明強幹的勇士，給他們一挺機關槍，和優良的步槍，充分的彈藥，叫他們扼守隘路，擔負阻截敵軍，掩護我軍主力撤入新陣地。

這任務太艱難而且非常重要，關係全軍的生死存亡。長官特地親自和七勇士握別：

「主力的撤退，陣線的展開，須費十二小時；在這期間內，如果敵兵來犯，須盡最大的力量阻截；過了這期間，才得歸隊。在這十二小時內的任務，比生命還重要！如果時間未過，而擅自放棄職守的，殺！」

七勇士聽了長官的訓話，眼看大隊大馬陸續撤入谷口後，他們詳察機關槍掩體前面的扇形射界，測準有效的射程，隨後伏在槍座旁邊待敵到來。

二小時後，發見由一小隊組成的敵軍前衛尖兵隊，向隘口進行；在步槍射程內，鳴槍挑戰。七勇士並不理會，只是神色緊張地等待敵軍進入射界。敵兵見無動靜，認為我軍已經全部撤退，就保持密集的隊形，放膽向隘路邁進。七勇士瞧見敵兵在無準備狀態下竄進了射界，就搖動機關槍，發出最高度的雜射，幾分鐘內，吞殺了半百敵兵。七勇士露着笑容，重行裝填已空的槍帶，等待敵軍前衛本隊的到來。

突然間，某勇士瞥見一個佩刀的敵兵，靠着巖石的遮蔽，伏地爬行，企圖脫逃。他連忙舉起步槍，瞄準射擊；敵軍雖已負傷，終被逃出死角，竄回了敵營。小事後從敵方發表的公報中，才知道是和七勇士最後殉職的二人「偕亡」的某軍曹。

半小時後，由兩中隊組成的敵前衛本隊，展開了陣線，向隘口進攻；先用小鋼砲逐段射擊，逐段推進，在土石飛揚中，進入我軍放棄的陣地。敵會四顧茫然，不見我軍的蹤跡，也始終不見我軍還擊，認為剛才和他尖兵隊應戰的我軍，已經撤到谷內，就令部隊縮短距離，向隘路搜索前進。當半密集陣形的敵兵進入了射界，七勇士中間的二人搖動機關槍，五人用步槍，從各角度猛烈射擊。敵軍到這時候，才發覺我軍利用隘路埋伏，可是不知虛實；而且，已被火網封鎖，那裏擋得住一分鐘六百發的機關槍彈的掃射！他們倉皇辨認目標，倉皇應戰，相持了二小時，敵軍的前衛本隊二百人，又被我七勇士掃數殲滅了。

隨後，敵軍大隊趕到，架起重砲，集中火力，向隘路可能埋伏的地段，猛烈地作發掘式的連續射擊。這樣，經過了數小時，直到所要射擊的地段全給砲彈掘開，即便埋藏在地下的生物也不能存活的程度時，大隊長才下令前進。敵兵衝進了砲火造成的淒涼境界，滿眼是一堆堆的砂石，一個個的窟窿，一株株枯焦的樹木，可是依舊不見和他爭奪隘路的敵人。最後，在一處極隱密的地點，才發現一個簡陋的機關槍巢，槍內已經沒有子彈。在這旁邊躺着七個怒目切齒，情態緊張的屍首，其中有幾個臂膀、腿股、前胸、後背、面部等處，帶着受傷後的救急包紮。顯然是曾經幾度振奮餘勇，裹創再戰，各盡了最大的努力，才與陣地共亡。敵軍的大隊長這才明白消滅他部下幾百個士兵的敵人，就是這七個長眠地下的勇士。

敵軍的大隊長激起了崇拜英雄的觀念，向他的部下頌揚七勇士的忠貞義烈，具有軍人最高無上的武德，足以爲世界軍人的模範！中國士兵有這樣高貴的，爲民族爲國家而壯烈犧牲的精神，不但不可輕視，而且不可征服！本隊遇到這樣值得欽佩的敵人，應用「武士道」的精神，軍人的葬禮，安葬這七勇士的遺體。

在這時候，前衛隊伍中僅存的一個某軍曹，被大隊長的訓話感動了，首先走出行列，要瞻仰七勇士的丰采。那知七勇士中間還有一個呼吸未斷，在受了重傷不能支撐的時候，他暗暗地握着一顆手榴彈，伏在地上，準備着最後的一拼。當某軍曹走近他的身旁，他奮起僅存的一點知覺，把手榴彈猛力地擲過去，「轟」的一聲，完成了他一息尚存，不忘殺敵的壯志。某軍曹的屍體，也就倒在他所敬愛的敵人旁邊，而同歸天上。

這七勇士的最後一彈，雖然又消滅了敵軍的一個同伍，可是益發加強了敬愛的心理。幾百個敵人虔誠地開成一個墓穴，安放七勇士的遺體，各人掘起一塊土，蓋在上面，霎時間築成了一座大墳；大隊長恭恭敬敬地親手樹立一塊墓碑，碑上題着七個大字「支那七勇士之墓」。

這一大隊敵兵所負追擊我軍的任務，終於沒有達到；我七勇士卻完成了所負的使命，含笑長眠。那可歌可泣的忠烈事蹟，由敵軍傳布到大河南北，以及三島各地；從此，七勇士壯烈犧牲的精神，長留在天上人間，占着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光榮的一頁！

中條山的神勇戰士

西北的屏障中條山，在敵人的眼裏，是一條發炎的盲腸；在我們的戰略上，是一座鋼鐵的堡壘。真的，敵人費盡心力，九次圍攻掃蕩，終於沒有摧毀毫末，反而受了重大損失。其實，中條山不像南口劍閣那麼有天險可守；這堡壘，只是憑中華民族的神勇戰士的血肉造成的。李勇士發生，血戰黃家嘴的偉績，便是一個證明。

李發生年紀三十三歲，本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織布工人。盧溝橋的一砲，喚起了他的民族意識，他離開了父母，拋棄了妻子，丟掉了職業，毅然決然地投入行伍。只因他的外表太粗笨，而且沒有受過軍事訓練，起先是在團部充當一名伙夫；幾個月以後，才升充二等兵。那時候，他隸屬的團部，奉命渡河，駐防山西。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敵人開始第九次捕蕩中條山。猛攻候家嶺陣地的一股敵步、騎、砲兵三四百名，已衝破我軍的第一道防線余家凹；第二道防線的守兵，奉令反攻。當時，要在兩排反攻的部隊中，挑選勇士三名，先打余家凹的要點黃家嘴。李發生自告奮勇，帶了九顆手榴彈，參加這榮譽的任務。

他冒着劇烈的砲火，奮不顧身，首先匍匐着前進；他拋出了第一顆手榴彈，死傷了五六個敵人，後續部隊，就乘勢猛撲，奪回了黃家嘴。

李勇士乘勝追擊，衝過山腰，翻過山頂，不提防在崎嶇草莽的山徑間，突然鑽出了一個潛伏着的敵兵，擎著雪亮的刺刀，直擲向他的左胸膛。李勇士抓住了刺刀，死不放手，雖然手掌劃了一條深刻的傷口，終於奪得了那柄刺刀。

狡猾的敵人丟了刺刀，趕忙準備開槍。李勇士的右手握住了敵人的槍口，讓他開放這一彈；那負傷的左手，本來執着刺刀，就乘勢用力刺過去。敵人的身體一側，僅僅刺傷了鼻梁，可是那柄刺刀，又被奪回去了。

李勇士放棄了刺刀，雙手搶奪槍桿；他飛起一腿，踢倒了敵人，順勢把那槍桿奪將過來。他將槍口瞄準了敵人的胸膛，扳着機關開放，不料槍膛裏沒有裝上子彈。在這剎那間，敵人的刺刀，一陣亂刺，刺傷了他的左臂、左腮、左頸。李勇士忍着疼痛，終於射出了一槍，將面前的敵人擊斃了。

在白天，敵人利用飛機濫炸，大砲狂轟，我軍要保全實力，避免重大犧牲，奉命退守第二道防線。李勇士全身已經負傷，可是還願意在後面抵擋一陣，讓大隊人馬先走。

他帶着三顆手榴彈，隨在大隊之後退走。半路上彈片紛飛，又擊傷了背部；而且後面緊緊地趕來三個敵兵，越追越近了。這位粗魯的勇士，情急智生，連忙伏在路旁的樹林裏，等候敵人來送死。他瞧見敵兵走近有效射程的距離間，就擲出一顆手榴彈，「轟」的一聲，三個敵兵死了兩個。其餘的一個，急忙開槍射擊，無情的彈丸，又貫穿了李勇士的

右臂膀。可是這第三個敵兵，也隨着第二顆手榴彈的爆炸聲而倒地了。

大隊我軍安全地退到第二道防線後，和敵人相持，激戰到入暮，大局才穩定。李勇士經長官幾次勸慰，才肯退往後方休養。可是他把擔架讓給別的負傷的官兵，自己仍舊步行。當他走到旅部時，僅僅說出了一句話：「我是三連二等兵李發生」。因為流血過多，而且飢餓疲乏，便暈倒在地上；不過，他雖然全身受着重傷，幸虧生命無危險。

這位勇敢殺敵的二等兵，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頒給「華胄榮譽」獎章一個，行營主任、戰區長官、以及直屬的軍師長都賜給重獎。

石碑莊截擊敵兵車

在開喜和安邑、運城間，離開同蒲路一里光景，有一個小村落叫石碑莊。在這兒密密的果樹枝葉的縫隙間，可以望見蜿蜒的中條山的蒼翠的崗巒，和反映着白陽光的鹽池的湖水。就在這地帶，建立了一支游擊隊，充分地消耗了敵人的兵力，疲憊了敵人的精力，創造成游擊鬥爭史上燦爛光榮的一頁。

每天早上九點鐘，照例有一列敵軍的運輸車，從北面開來，經過石碑莊；下午三四點鐘，再從南面開來，經過石碑莊，回到開喜或臨汾。我們的游擊隊，得到了這個情報，就決定截擊敵軍的運輸車。

初夏的黎明時候，蔚藍的天空，月光淡淡地西沉了，東方的彩雲間，透出了腥也似的一輪紅日。從蒼鬱的果園裏，綿密的瓜田裏，傳來一聲聲鳥兒的清脆的歌唱，吹來一陣陣花兒的芬芳的氣味。每一個戰士的心頭，都感到爽快輕鬆，而神情卻很緊張。他們極度迅速地斫倒電桿，割斷電線，在拐彎的地方拆去幾段路軌。村裏的老百姓，興奮地幫助着，趕緊把那些倒下的電桿，剩下的電線，拆下的鐵軌，一齊擡開去。這一切破壞的工作完了以後，幾個游擊小組按照指定作戰的地段，埋伏在鐵路的近邊，等候敵軍的禮物送上門來。

時間還不到九點鐘，就聽得遠遠地從北面傳來了一陣陣機關車放出的「嗚嗚嗚」的哀鳴。接着，望見一縷黑烟，飄上雲霄，一個車頭拖着「一列給養車，懶洋洋地開近來了。我們的戰士，心在燃燒，血在沸騰，個個都在準備接收這一分送上門來的隆重的禮物。

車頭上的司機發現路軌有了損壞，就立刻停車，好像滿不在乎，也好像很有準備，馬上從車上跳下三十多個工兵，拿着工具，毫無戒備似的開始修路。

「劈劈拍拍！」突然一排步槍，緊接着又是一排；同時，衝鋒槍「格格格」地每分鐘吐出二十多顆子彈。沒有多久，槍聲停了，二十幾個「皇軍」的屍體，靜靜地躺在軌道的旁邊。六七個殘餘的生命，倉皇地退到車上，司機倉皇地趕緊開倒車，拚命向來路上逃走。可是來路上的路軌也已經破壞了，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只得再停下車來。於是這

幾個殘餘的生命，也跟着他的伙伴，魂歸三島，而我們的戰士接收了各分禮物。

正在這時候敵軍從北面開來了大批援兵。車一停，就跳下幾百個步、騎、砲兵，驚惶地找定了掩護的地點，架起大砲、機關槍。對準襲擊給養車的游擊隊所在的方向，瘋狂地、盲目地、也很可笑地放射他們的老百姓的血汗造成的砲彈。我們的戰士卻在對面的果樹下，瓜田裏安閑地咬嚼着新摘下的又甜又脆的瓜果。八九十雙眼睛笑迷迷地望着獸軍的砲火怒吼着的地方。

「喂！別一味貪吃！去到反對方向衝一個鋒回來！」——小鬼一把軍號吹響點兒——長中隊長發下了命令。

於是，一列僵硬的行列，從果樹中間繞着灣子，機動地衝出去，沒有多久，就聽得「噠！噠！噠！……噠！噠！噠！……」的尖銳地的衝鋒號，在對面山腰裏淒厲地叫起來。

「殺！……」只聽得雄壯的吶喊，卻看不見人。

等到敵兵移轉了槍口，對準衝鋒的戰士，用密集的大砲、機關槍猛烈地射擊時，我們的戰士又回到果樹瓜田間咬嚼甜脆的瓜果了。

每隔三四十分鐘，從不同的方向，射來兩三排步槍的子彈；每次的射擊，總會從掩護條路的敵人中間帶走幾條「皇軍」的生命。午飯時候是如此，晚飯時候還是如此。眼見日落西山，暮色沉沉了，敵軍不敢在游擊隊環繞着的村野裏宿營，於是趕緊修好了路軌，慌

忙地開着車子，向北面的開喜山回去。

對面敵軍的列車開走，電線一路軌立刻又被破壞了。於是第二天清早從運城開來的列車，又遭到了同樣的襲擊。同時，我隊三連連長帶同十餘名戰士，趁夜襲擊敵軍，經過激烈戰鬥，敵軍戰爭這樣地繼續了兩日兩夜，敵兵死傷了一百多人光景；我們的戰士，僅僅陣亡了一個班長，另一個班長掛了彩。還有最大的收穫，那就是截獲了許多給養。

「敢死隊夜襲臨汾站」

黃昏時分，突然聽得吹起集合號，散佈在遠近農家的同志，不到十分鐘，全集合在村子裏。

「同志們！剛才總隊部開會，決定在我們的隊伍裏，挑選六十個敢死隊員，今晚去襲擊臨汾車站。……」

「隊長的訓話還沒有講完，隊伍裏就發生一陣騷動，大家爭嚷着：『我去！隊長！』」
隊長提高喉嚨，嚴厲地阻止了喧嚷，繼續往下說：「各位同志們！夜間行軍，須得屏聲靜氣，不講話，不亂動，後面緊跟着前面，保持全隊的聯絡！……這樣，大家做得到？」

「做得到！一定做得到！」一百多個隊員不期然地齊聲回答着。

隊長點點頭，沈默了一會，接着說：「願意擔任這個工作的，站到這邊來！」

一百多個隊員誰都願意幹，但是要不了這許多人。最後只得由隊長指定了六十個。這被選的六十個敢死戰士，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出興奮、熱烈、緊張、堅決的精神，等候着最後的命令出發！

管理膳食的隊員，煮了一大鍋稀飯，大家飽飽地喝了幾大碗。隨後，回到屋子裏，在黯黯的油燈光下，細心地擦着槍桿，檢查機關，裝上子彈，打紮包裹，整理服裝。忽然有人哼着「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熟習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有人氣憤憤地叫着：「是時候了罷！今兒讓老子幹個痛快！」

九時光景，一切都已準備停當，部隊也就吹起了集合號。六十個敢死隊員一個一個忙着背起包裹，揹上槍桿，不上一分鐘，全集合在村子外面。別的隊伍也迅速地集合攏來。「同志們！今天晚上我們擔負了很重要的任務，各位必須遵守戰鬥的紀律！衝鋒的時候，要勇往直前，要抱定犧牲的決心，跟敵人拚！那才能打勝仗！」

戰士們嚴肅緊張地靜聽着大隊長的訓話；每個人的情緒高漲，血液奔湧，臉上現出了勝利的微光。

大隊長講完了話，隊伍開始出發。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一顆小星，一行一行的隊伍在黑暗裏蠕動着。他們穿過村莊，越過山谷，繞過城脚，不多時，到達一個偏僻的小村。

村裏沒有火聲，沒有狗叫，也沒有燈火；祇是一片死寂、淒涼、破碎、和牆坍壁倒的矮屋子。隊伍停了一刻鐘，繼續前進，終於接近車站了。

夜是漆黑靜寂的，天空偶然浮現出幾顆小星，閃着微光，一陣溫柔的涼風，習習地吹來。戰士們的心在發燒，在焦急。

隊伍在離開車站幾百步的地方停止，大隊長忙着布置襲擊的動作。

「敢死隊發動向車站左側面進攻！」命令從後面傳過來。於是隊伍迅速地機敏地散開了。一個個不聲不響，彎着腰，利用地形做掩護。

「前進！」在前面領導的隊員輕輕地指揮着。戰士們在黑暗裏沈靜地張大着眼睛向前面搜索。衝過了一道鐵絲網，繞過了一排砂包，跳過了一條壕溝，一段一段的障礙物都越過了。扯破了衣服，刺傷了皮肉，心在跳，血在流，可是戰士們忍耐着，彎着身體，勇敢地繼續爬行。

離開月臺只有一百公尺了，更加逼近了敵人。在月臺下面灰暗的燈光底下，站着兩個哨兵，一毫也沒覺得死神已到臨他倆的頭上。隊長很機警地派了五個同志，偷偷摸摸地走過去。不一會，便爽快地解決了這兩個「皇軍」，奪得了兩枝三八式快槍。突然，在鐵絲網的旁邊，觸發了敵人埋着的地雷，「轟」的一聲，驚破了四周的靜寂。一片耀眼的紅光，放射出來。同時，衝鋒的軍號也跟着爆炸聲吹了起來。

英勇的戰士，像潮水般衝上月臺，湧進倉庫，躍入待車室，不容情的手榴彈一顆一顆落在敵人面前開了花，血肉混合成一團。從睡夢中驚醒的敵人，只見火光冲天，加以震天動地的喊殺聲，爆炸聲，嚇得目瞪口呆，個個赤手空拳，慌忙地向外逃走。可憐目擊一切的「皇軍」，已經失去了「武士道」的精神，沒有反抗的能力了。

一小時後，高高的建築物破壞了，煙霧籠罩着整個車站。許多「皇軍」的屍體，橫七豎八地拋棄在四周。

東方的雲霧展開了，露出了一線曙光。英勇的戰士帶着勝利的微笑，踏上了凱旋的歸途。

游擊軍攻破句容城

雄赳赳的戰鬥隊伍，靜默地沈着地穿過黑暗的村莊，渡過彎曲的溪澗，翻過野草叢叢的土崗，繞過綠葉森森的樹林，向着句容挺進。天空，圓圓的月亮，推開了輕薄的雲霧，露出銀白色的面孔，俯視着地上前進的隊伍；小星兒也張着小眼睛閃閃地瞧着。四圍靜悄悄，沒有人聲，沒有燈火，偶然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一兩聲狗叫。夜是那樣的沈寂。

今夜，祖國的兒女們懷着一顆熾熱的赤心，一腔沸騰的熱血，來到家鄉，慰問父老兄弟，探察田園墳墓；還擔負着重大的工作，襲擊那些敵人放火的殘暴的日本強盜。

半夜裏，隊伍到達離開句容三里路的地方。隊長下令，將隊伍分成兩個縱隊：一隊從公路那邊前進，擔負警戒和阻截從南京下來的敵兵的任務；一隊跟着熟悉路徑的偵察員向句容的東門急進。

向東門急進的那一縱隊，到達城牆邊，聽見城門閉着，只有一個黑影在門口搖幌着。偵察員很機警，急忙揮手轉腳地向那黑影的背後摸過去，剛走近的時候，那黑影好像也覺察到了。

「誰？」黑影問。

「我！」偵察員不慌不忙，鎮定地回答。同時他舉起了鋒利的短刀，猛烈地對準那黑影的胸口刺了進去。

「啊！」黑影毫無抵抗，只是悽厲地像一匹野狼受了創痛，在原野裏嗥叫一般地慘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上。

於是，偵察員爬進了城，開了城門。埋伏在麥田裏的隊伍，迅速地進了城，迅速地沿着黑沈沈的東街的一邊，在殘壁和瓦堆的掩護下，向着中街盡頭的敵人的工事推進。

「那一個？」黑暗中突然有人大聲地喝問。

「開！……開！……開！……」伏在瓦堆上的機關槍鄭重地回答了敵人的問話。於是敵人的機關槍也顛抖地向着街心開始射擊了。子彈在黑暗中爆發出一朵一朵的火花，向四

下裏飛散。

「轟！……轟！……轟！……」密集的手榴彈，也向敵人工事那邊投擲過去了；血紅的火簇，直噴上天空，敵人的工事被炸燬了；整個一條中街，震得搖盪起來。敵人停止了機關槍的射擊，從延燒着下事的火光中，映出敵人狼狽逃竄的姿態。

「同志們！敵人潰了，衝鋒！」隊長高聲指揮着。立刻，隊伍機動而勇猛地，像一羣驚鷹捕捉小鷄般，踏着炸燬了的工事和敵人的模糊的屍體，向前躍進。

戰鬥繼續了一兩個鐘頭才告結束。

隊伍從東門退出來的時候，東方的天邊已經露出幾條白光，預示黎明的到來，城裏的維持會已經燒剩了一半，火光映照在天空中，好像一層層薄薄的紅雲，色彩很豔麗。

每一個戰士的臉上都露着勝利的微笑，每一個手裏都拿着他們英勇戰鬥的果實——三八式步槍、輕機關槍、手榴彈、毯子……

當兩個縱隊集合起來離開句容還只十里路的光景，突然傳來一陣陣緊密的砲聲和輕機關槍聲，原來敵人在開禮砲歡送了。

老太婆密報敵軍情

「不許進去！」站在旅部門前的衛兵，看見一個老太婆提着一個籃子，急急忙忙地衝

進門來，就嚴厲地喝住。

「老總！讓我進去！——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跑到這兒。你快讓我進去！」老太婆上氣不接下氣地向衛兵懇求着。

衛兵說：「你找誰？老奶奶！」

「當我找你們的長官。我有要緊的事。」

人先走弟兄們跟老百姓本來很接近。長官也常跟老百姓談話。可是這個老太婆穿着一件骯髒破爛的藍布褂，乾癟的皮膚，滿面皺紋，兩眼紅腫得可怕。這老婦人年紀有六十多歲了。雖然她有甚麼要緊的事情，要找長官呢？

「你有甚麼要緊的事情？你對我說罷！」衛兵懷疑地盤問着。

「那不行，老總！我一清早走了三十里路，才趕到這兒來的，我一定要見你們的長官！」老太婆睜着紅腫的眼睛，心裏十分急躁。她轉了一個圈子，堅決地說：「反正我是活不成了！」

「她竟大膽地想衝進門去。」

「站住！不許進去！」衛兵依舊攔住了。

「你的籃子裏藏着甚麼？給我看一下！」另外一個衛兵機警地檢查她的籃子。那裏面裝着半籃雞蛋，幾條黃瓜，卻沒有別的東西。

「可是你來送雞蛋給長官吃嗎？老奶奶！」

「不，老總！這雞蛋是鬼子叫我買的。……」

「鬼子叫你買的？」衛兵的神氣有些緊張了。

「是的，鬼子叫我買的。——你快放我進去，我要見長官。我一清早走了三十多里路才趕到這兒來的。……」老太婆是那麽兩句話。

從那兒起來？有甚麼要緊事情？爲甚麼替鬼子買雞蛋？盤問了多時，她始終不說。衛兵覺得這個來歷不明的老太婆，有點蹊蹺，終於帶她去見團長。

臨沂城裏的敵人，已被我軍包圍；可是敵人的砲火十分猛烈，一天開上一千多發，施展威力；他們要等援兵到來，殺出重圍。我軍已經逼近敵人的陣地，幾次猛撲，終未得手。這時候，另外一支隊伍，正在臨沂西面截阻敵人的援兵，兩方展開了鏖戰。攻城部隊必須在截阻敵人的援兵期間攻下城來，才能殲滅城裏的敵人。城外的敵人陣亡工事，雖然已被我軍的砲火轟燬，可是城裏儲藏自軍火很多，所以敵人能緊閉城門，頑強死守。因此我軍攻打不下，長官們很焦急。

老太婆住在臨沂城裏關帝廟的旁邊。她的兒子被敵人立了軍功，在火線上被砲彈打死了；媳婦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被敵人輪姦，媳婦被割去了奶子，丟在河裏淹死。剩下的只有一個五歲的孫子。這孤獨的老婦人，住在圍城中，甚麼希望也沒有了，只準著自己的老命也謀送在我軍攻城的砲火裏。

可是她昏花的老眼，突然注意到一件事上去。她看到敵人在白天，在夜裏，不絕地到關帝廟裏去擡出一個一個木箱。城外攻打得越急，他們搬運得越忙。她對着這些沈重的東西突然發生了理解，她曉得箱子裏裝的是甚麼東西。她空着心裏，頓時燃燒起一苗火燄。

「我怎麼才能跑出城去呢？」城裏城外的交通已經斷絕了，怎麼能夠溜出去？她想了
一夜，沒有睡着。

第二天清早，一個日本兵找到兩個老太婆，三個老頭子，給了些錢，叫他們到城外去買青菜、雞蛋。

這是一個天賜的機會，老太婆心裏暗暗地高興。她提着籃子，跑出城來，一聲不響地跟同行的老人們分手。急急忙忙地走了三十多里路，才趕到旅部。

老太婆向團長報告了她所見到的敵人搬運軍火情形以後，堅決地要回進城去。這孤獨的老人在這世界上還有一個唯一的寶貝——她的五歲的孫子，留在城裏。

這天夜裏，我軍的砲火集中射擊，關帝廟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強烈的火光，衝得半天通紅。

第二天上午我軍的隊伍開進城去，城裏看不見一個活着的人。關帝廟前後左右，都成一片焦土。

「不！唉！團長站在瓦礫堆上，低着頭不住地歎息着。」

老頭子誘敵入山谷

在安徽的西南方面，離開廣德飛機場不遠的地方，有二個柑子谷；密茂的樹林陰蔽着，起伏的峯巒包圍着，只有正南面有一條通路，可以出入。形勢的險要，真所謂「一將當關，萬夫難過」。在往常，這兒是打家劫舍的綠林好漢的巢穴；現在是集合着保國衛民的游擊隊伍，不斷地出擊倭寇。

當我國的軍隊退出廣德的時候，守衛飛機場和駐防附近的隊伍，就退入柑子谷，編練游擊隊。當地的老百姓先以為倭寇只攻打國軍，並不敵視民衆，即使土地被奪去了，民衆也不至於遭受劫難；可是野獸一般的倭寇，焚燒、屠殺、姦淫、擄掠，絕無人道，老百姓受了慘酷的教訓，才覺悟淪陷區域的民衆，想苟延殘喘也不能的。於是，不願做奴隸的有血性的兒女們，也陸續來到柑子谷，加入游擊隊。

倭寇外貌兇很惡毒，內心卻很膽怯畏葸。他們占據了廣德，夜裏不敢單獨放哨，總是三個四個，成羣結隊的，圍坐在一起，燃着野火；而且很迷信，敬神道，怕鬼怪。我們的游擊隊，利用敵人的這個弱點，夜裏裝扮成許多凶神惡鬼的模樣，潛伏在山裏；在風淒月黑的半夜裏，黝黝地閃着鬼火，啾啾地裝着鬼哭，一處發動，全山響應。倭寇心慌意亂，

手顫腳軟，盲目地開槍，壯着自己的膽子；這樣，消耗了許多子彈以後，才一溜煙躲進屋子裏去。這邊的我軍，趁着倭寇慌亂的機會，闖進機場倉庫，擷得了許多麵粉、牛肉、汽油等日用品，還運回了鋼鎗、彈藥等許多軍火。

有一天，一個寇兵離開了隊伍，在山中迷路；他強迫在山上的一個樵夫帶路，領他出山。這個老實的樵夫，急中生智，把那敵人引到了水邊，伸出兩支鐵棒似的臂膀，緊緊地把他攔腰抱住，一同滾下水去。樵夫懂得水性，在河底拔了一塊石頭，擊準敵人的腦門，猛烈地打。那敵人在水裏失去了抵抗力，竟被打得腦漿迸裂而死。他脫下了敵人的全副軍服，取了他的一支步槍，一併送往柑子谷去。

又有一天，五百個寇兵在柑子谷附近迷了路；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忽然聽見二佃鄉下老頭子。他們就抓住了，用手槍對準着他胸口威脅着，要他帶路，引回廣德去。

老頭子非常不願意，可是在嚴重的壓迫之下，沒有方法拒絕。突然，他的腦海裏像扯了一個「舌閃」；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好的，好的！我熟悉路徑的，你們跟我走罷！」老頭子一口答應。

可是，老頭子沒有把寇兵領上往廣德去的大道，而是引他們走上了柑子谷去的小路。行行重行行，不多時五百個寇兵跟着老頭子全走進了柑子谷。

「不對！咱們上了圈套了！」一個寇兵發覺中了老頭子的計，正想退出來時，已經

太遲了。

「劈劈拍拍」連續的槍聲，跟着密集的子彈，從谷裏射出來，寇兵沒有防備，一個個中彈倒地。狹窄的山徑，橫七豎八地躺着許多屍體，塞住了去路，活着的也不能逃跑。結果五百個寇兵沒有一個保全了生命。

在這一場混戰中，那忠勇的老人，也夾在五百人中間犧牲了。

小學生反抗倭寇

「金門島，鼓浪嶼，毓此三童成三傑；愛國捐軀在小童，人間丈夫應愧劣！」這是陳嘉惠做的廈門三童行詩中的幾句話。這首詩是哀歎廈門的三個愛國兒童反抗倭寇的壓迫，保全自己的人格，為民族國家留正氣而不惜犧牲生命的一段故事。

這三個壯烈犧牲的兒童，就是周智惠、紀和亭、楊春龍，都是年齡才只十三四歲的小學生；卻能深明大義，不畏強暴，不屈威武，竟於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的兒童節，在廈門被倭寇慘殺。事蹟的忠貞義烈，委實可歌可泣。

倭寇奪得廈門後，劫掠財物，屠殺人民，地方上遭了極大的慘劫。還有一般狐假虎威的漢奸，竟然「認賊作父」，「助紂為虐」，蹂躪當地的老百姓。凡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對於倭寇漢奸狼狽為奸的種種殘酷行動，自然咬牙切齒地痛恨，時時要想報復。

可是倭寇也想掩飾他的罪惡，在占據的區域，施用懷柔政策，減少老百姓的仇恨心理；尤其想引誘天真活潑的兒童，根本消滅抗戰的思想，使他們服服帖帖地一輩子做倭國的順民。這計策是多麼惡毒很辣啊！

二十八年四月四日，倭寇在廈門旭熹書院召集僑市立小學的學生，假借慶祝兒童節的名義，實施奴化教育。倭國的海軍司令宮田，領事內出，特務機關長澤忠信，僞地方維持會指導官佐藤等幾個寇酋，都到會演講，一味花言巧語地說「日本怎麼樣保護中國」「中日兩國應該怎麼樣親善」，無非要想誘騙我們的良善的兒童鑽進他們的圈套。而且假惺惺地備了些倭國製造的玩具糖果，分送給到會的小學生，企圖獲得兒童們對於倭寇的好感。

最後，又出了一個「慶祝兒童節和中日親善」的題目，叫小學生當場作文，觀察他們心理上的傾向。兒童們身在淪陷區域，有的父母逃亡了，有的兄弟死傷了，有的姑嫂姊妹受了侮辱，身體上精神上都感受到極深刻的創傷；而且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倭寇種種殘暴行爲，一幕一幕映上了腦膜。在這樣極度壓迫之下，中日那裏可以親善？強迫到會的幾百個兒童，瞧見了面目猙獰的倭寇，心裏已經十分痛苦；對着這樣的一個題目，更是哭笑不得。因此都無從着筆，一個個交了白卷。

可是另外有三個兒童，卻敢公然反抗。他們想到倭寇犯我國土，殺我人民，摧殘我教育文化，焚掠我田園財產，這樣的窮兇極惡，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結下了「不共戴天」

之仇，還說甚麼親善？而且對待我國的小朋友，尤其殘酷；有的一船一船裝載到倭國去備奴隸，抽血液；有的被破開了肚子；有的被斬成了肉醬。這樣慘無人道的宰殺，不但要亡我國，簡直想滅我種。一股正義之氣衝上了筆尖，於是周智慈毫不猶豫地在卷子上寫著「慶祝兒童節，打倒日本鬼」十個大字。紀和亭、楊春龍二人也提起筆來，毫不遲疑地在卷子上寫了八個大字「還我河山，驅逐倭寇」。

卷子交上去，寇酋見了，勃然大怒。立命在旁監視的寇軍綁住這三個好孩子，押到司令部去。

「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驅逐倭寇！」這三個好孩子，挺着胸膛，一路走，一路大聲地喊着。

小嚮導

在東南戰區的某一個傷兵醫院裏的病榻上，靜靜地躺着一個右臂被機關槍擊傷的孩子，創口不很大，經醫生敷藥包紮後，調養幾天，就可以恢復健康。這好孩子是我軍的嚮導；他曾建立了不可泯滅的功績。

他是在安吉縣的鄉村裏生長的農家孩子，名叫李小狗，年齡才只十四歲。他跟着他的爹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勞動的工作，把他鍛鍊得很結實。兩手提着四五十斤

重的籃子，或兩肩挑起六七十斤重的擔子，一天走上八九十里的路程，他很輕鬆地滿不在乎。

「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展開了全面抗戰的局勢後，殘暴的倭寇，窮兇極惡，到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暴露他的狎獍面目，發揮他的野蠻獸性，激怒了我國的老百姓，切齒痛恨。不論在城市中，在鄉村裏，在江海邊，在森林間，每一個角落裏都燃起了熊熊的抗戰烽火。這烽火燒紅了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黃帝子孫們的心。李小狗的父親，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善良的農民，也激發了他潛伏的民族意識，毅然決然地加入了游擊隊，抵禦倭寇，保衛故鄉。李小狗也自願做我軍一嚮導，擔負着探察敵情，傳遞消息，引導我軍進攻，殲擊，追殺敵兵的重要任務。

這好孩子生長在安吉的鄉村，自然對本鄉村周圍的路徑是非常熟悉的：那一條路近，那一條路遠；那一條路好走，那一條路難行；那一條路要翻過山頭，那一條路要渡過河流；那一條是康莊大道，那一條是羊腸小徑；那一條須經過某一個村莊，那一條可直達某一個城市；……他都瞭如指掌。因此，我軍的進攻退守，都得到了許多便利；而且有幾次出奇的截擊，我軍獲得意外的勝利，敵兵受到絕大的損失。

有一次，我軍由李小狗嚮導，進擊敵兵。當兩方鏖戰時，他在槍林彈雨中英勇地工作。敵兵的機關槍猛烈地掃射，不幸，他的右臂中了子彈。幸虧救護隊趕快把他擡運後方

醫院；幸虧醫生的手術靈敏，沒有流出過多的血；幸虧受傷的地方並非要害，生命可無危險。

這孩子雖然沒有讀書受教育，卻因環境的壓迫，喚起了他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竟然也會發表一些粗淺的卻也很正確的殺敵的言論。

「你的傷口全愈以後，你將怎麼樣呢？」醫院裏的一個看護考驗似的口氣問他。

「我仍舊做我的領路工作」，他不假思索地毅然回答。「不過我只能在本鄉的近邊工作，遠一點的地方，我可認不得路」。

「你為甚麼願意擔負領路的任務呢？」看護進一步的考驗。

「讓我們的隊伍去殺日本鬼子啊！殺盡了日本鬼子，替我們的百姓報仇啊！」這老實的孩子，口氣非常堅決。

好小子！不愧做一個堂堂的中國人！不愧做一個堂堂的中華民族的黃帝の子孫！

二十七年四月十日，皖南屯溪舉行祝捷大會，儀式雖然簡單，情況卻很嚴肅熱烈。這個十四歲的民族小英雄李小狗，創傷已經全愈，身體的健康也恢復了，他被羣衆邀請來參加這次空前的集會。

會場的空氣很緊張，在一陣熱烈歡迎的鼓掌聲中，李小狗興奮地站在幾千個人的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報告他所以願意做我軍醫生的原因，報告他做醫生的情形，報告他

受傷的經過，最後，他還說從今天起出了醫院，再上前線去服務。

這一番話，感動了在會場上的每一個人的心；一位童子軍中的小妹妹，兩眼流着熱淚，天真地從口袋裏掏出所有的兩角紙幣，十分銅子，誠懇地要送給李小狗。

李小狗做嚮導而受傷，功績固然不可泯滅；女童子軍受感動而流淚，爲崇拜英雄而獻金，熱情也不可抹殺。——大家本來都是小孩子啊！